

〔玉海〕壽永二年九月十九日辛巳，○中

一以民部省南門可擬會昌門歟事

申云：儉約者，明王之所好也。何況近日之天下哉？爲省土木之煩費，被止門垣之修造，專可叶時宜歟？但省南門不當高御座正南，雖非巨難，頗不叶正禮歟？加之彼省南築垣當時無實云々，定有修被歟？若然者，與改立官南門不可有幾之差別，猶任治曆例，民部省北垣移立官南門尤宜歟？而其事猶不可叶者，不口官門其中被縮行裝束事如何？其條又猶難叶者，雖不穩被用省南門之外無他計歟？○中抑被忌南殿卽位條，中心鬱陶，然而不能上奏，治承之度，依下官議奏被用彼殿了，其例已不吉，今猶申此旨者，只依執申先度之議，不顧例之吉凶歟之由，謗家必可難之，殆可爲譏奏因緣，仍雖有憚上疏愚心之所，欲又難默止，仍粗示聞事，趣於親經了，其趣何者？先以大極殿被行卽位之禮，以豐樂院被行大社之禮，其行來尙矣，而豐樂院依無基趾，移行大極殿也，彼不論例之吉凶，偏以用之，今大極殿燒失之後，修造以前，以紫宸殿可被定卽位之場也，末代之作法，恐大廟之造營，再難修土木歟？縱又世及治政，雖可有造畢，正堂無舍屋之間，被移行正殿者，正禮也，乍置天子之居於諸司被行大禮，專不當也，凡求例者，是非難決之時事也，至于此條者，以紫宸殿被定置卽位之所於理可然，若被定其所之上，又不可尋例之吉凶，凡定法事臨期，無異變於此事，每度有此沙汰，可謂少人之沙汰歟？若又官廳非常事出來之時，又以何處可用卽位憑哉？殆永可止此禮歟？凡以勿論事也，何況官廳之修造，雖不及莫大粗案國家滅亡之體，期日以前造畢，更以難叶歟？又人煩國費也，明王之政不先忌諱，只以扶國爲事，云彼云此，紫宸殿之大禮，殆可叶冥衆之靈意歟？以此狀具含親經了，縱雖爲嘲哂之基，更不爲苦，所存只爲朝而已，廿九日辛卯，今日自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之許注，送先日申狀云，以詞卽奏聞了，然而後代猶可注置，令申御之趣，仍大概此定覺悟，若有相違者，可被直付云々，披見之處，尤神妙也，但一兩所直付了，答神妙之由了，抑卽位猶可被用紫宸殿之由事，定有天下之嘲歟，然而全非執議奏之旨歸，爲存政教之道理。